

歷史與空間

手抄本歲月

王大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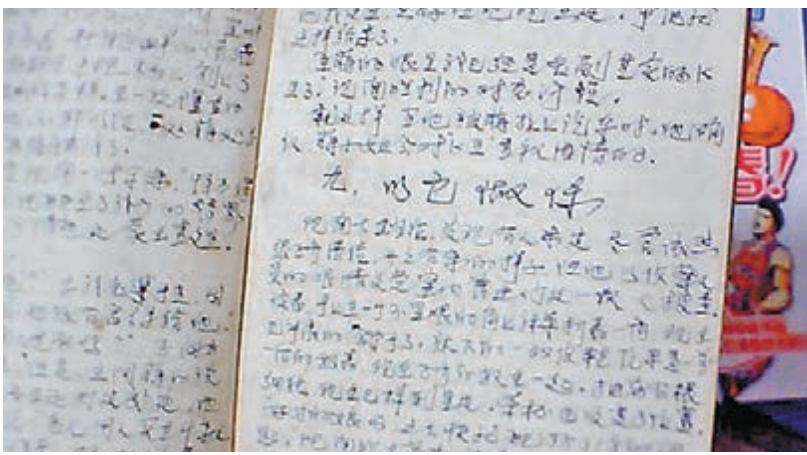
整理家中舊書，一本破舊不堪的手抄本呈現在我眼前，隨意翻閱了一下，書中文字有些褪色，紙張也已經泛黃，但還可以辨認裡面內容。它勾起我四十多年前讀手抄本的歲月。

1969年年初，我到蘇北農村插隊，白天下田幹活，晚上便在油燈下閒扯，很是無聊。轉眼已進入夏季，如何打發這「廣闊天地」裡的第一個夏天？一時沒了主意。這一年是知識青年響應「廣闊天地大有作為」號召，上山下鄉的高潮期，與此同時，大批文化人、出版人也放下到「五七幹校」洗腦，出版機構大量撤銷。在這非常歲月裡，絕大多數中外名著不能出、不能賣、不能讀，「十七年文學」（1949至1966）的絕大部分作品都被打成「毒草」。像《劉志丹》、《保衛延安》、《青春之歌》、《紅旗譜》、《紅日》、《破曉記》、《暴風驟雨》、《銅牆鐵壁》等60部作品亦不能倖免。那時，書店買不到文學書，圖書館借不到文學書，家裡不敢收藏文學書。人們除了讀領袖著作外，再也讀不到其他著作，精神極度空虛。

這時，突然想起同隊知青小吳說過，鄰近大隊有位南京知青藏有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於是我步行了二十餘里路，軟磨硬纏，終於借來。那時，火油十分緊張，我就用墨水瓶製作了一個簡單的豆油燈，呆在悶熱的牛棚裡（當時知青宿舍還未建）細讀。可恨頑大的蚊子輪番向我進攻，手中的芭蕉扇來不及扇。無奈，我不得不上父親送給我的舊帆布長褂，雙腿浸在水桶裡，既降溫又避蚊，苦讀五夜，終於讀完。張揚的《第二次握手》是一本描述知識分子曲折的事業生活愛情的長篇小說，它塑造了蘇冠蘭、丁潔瓊、葉玉茵三個試圖走科學救國道路的科學家形象。在上世紀60年代人們已經習慣於閱讀以工農兵為主角的文學作品之際，能讀到這樣一本描述知識分子題材的文學作品，無疑讓人眼前一亮。

此書讓我愛不釋手，便找來條格信紙，連續奮戰十夜，抄了一本，用牛皮紙做了封面，用鞋線裝訂成冊。憑著這本手抄書的資本，我四處活動，明查暗訪，終於又在無錫知青那裡換借了手抄本《一雙繡花鞋》，是偵探小說，有一定懸念，讀來很吊胃口。這《一雙繡花鞋》的作者叫況浩文，幹過公安偵察工作，因為這部小說被關了8年牛棚，《一雙繡花鞋》在情節上也許並沒有超過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探案模式，但它卻是文革「偵探地下文學」第一書，表現了新中國成立初期艱險複雜的反特鬥爭中，我公安戰士的大智大勇。此書早在文革紅衛兵串聯時就開始了第一輪傳抄，後來，大批知青下鄉，又開始了更大規模的第二輪傳抄。

在我讀過的手抄本中，最冒險閱讀的要算是《少女之心》「黃色」手抄本，這本書流傳很廣，凡有知青的地方基本上都在流傳；甚至連城市的工廠也在流傳。我是從一個投親靠友的海上知青手裡借到的，不到一萬字，我利用夜間時間一口氣把它讀完，然後又偷偷地抄了下來。在當時的手抄本中，《少女之心》是唯一直接描寫性行為的，被稱之為「文革第一淫書」，讀時讓我有種偷食禁果的感覺。在那個年代，馬路上一對情侶談戀愛，都會被



手抄本陪伴知書度過在鄉下的日子。

抓起來，拷問、擁抱的親密動作，在公共場合都是流氓行為，嚴重違法。讀《少女之心》更是冒險行為，若被抓住，要受嚴重處分，儘管如此，我還是敢冒這個險，青春期的那種渴望，是怎麼也禁錮不了的。《少女之心》講述的是主人公曼娜和表哥少華、同學林濤之間的三角戀情。它的性描寫其實未超出《赤腳醫生手冊》中有關生理衛生知識的介紹。但在談性色變的時代，讀它會背負道德重負，甚至牢獄之災。

在那書荒年代，被廣為流傳的手抄本達到300多種，影響最大的有18本，許多手抄本無作者名字，許多讀者因傳抄這些手抄本而挨批鬥，甚至被勞動教養。儘管我閱讀傳抄手抄本時很謹慎，但百密還是出現一疏。

那是我插隊農村的第四個年頭的秋天，遠在縣城的大表哥來看我，他知道我小時候就愛好文學，特意帶了一本《梅花黨》手抄本給我。是用一本40開的日記本抄寫的，抄寫的字跡很工整，看得出是出自大表哥之手。《梅花黨》當時風行一時，講述了建國初期，一特務組織秘密隱藏在重慶，公安戰士潛入該組織進行臥底，在「鬼屋」看到了特務組織的「梅花檔案」，發現了特遣團「梅花傲雪圖」，經過鬥智鬥勇的較量終於一舉破獲了這一反革命特務組織的故事。我早就想讀到張寶瑞著的這本廣泛流傳的著名懸疑小說，想不到大表哥讓我卻心願。但不久就出事了，我閱讀完《梅花黨》後，被同大隊另一個知青小董借去閱讀，不慎被他同組一個革命熱情很高的知青發現並向大隊支書報告，大隊支書立即派武裝民兵將小董捉去隔離審問，那本《梅花黨》也落在他們手裡。小董頂不住審問，將我招了出來。我感到事情的嚴重性，覺得不能出賣大表哥，便說自己回城探親時在一個走街串巷收廢品的人那裡用其他廢品換來的，而那個姓啥叫啥根本不知道，長什麼模樣也沒大印象，只知道是個男的。大隊支書明知我是在編故事，但考慮到我年紀尚小，且《梅花黨》裡的內容也不反動，便網開一面，不再深究，讓我寫了一份檢查，保證以後不再閱讀傳抄禁書，當場將《梅花黨》銷毀。我這才躲過了一劫。

靠讀手抄本，我度過了10年的農村歲月。從農村回城時，抄錄的幾冊手抄本，已磨爛書皮缺角少頁，仍被我當作寶貝似的隨身攜帶。無論生活多麼動盪，遷徙多麼頻繁，別的都可以捨棄，這些手抄本卻如影隨形，不忍割捨，恍若一個失去家園的人守護著碩果僅存的故鄉。

如今，文化大繁榮，讀書條件大改善，那因抄書傳閱的歲月是一去不復返了。可我抄書的癖好卻一時難改，每當見到書中有好的章節，有優美的詞語，手禁不住又癢起來，於是情不自禁地拿起筆寫下慢慢欣賞品味。久而久之，裝訂成了好幾冊，感興趣的書友聞訊還爭相前來索借呢。

書若蜉蝣

葉輝

空調與消費文化

美國歷史學家雷蒙·阿森勞（Raymond Arsenault）於1984年發表一篇文章，題為《漫長的炎夏告終：空調與南方文化》

（The End of the Long Hot Summer: The Air Conditioner and Southern Culture），當中有此一說：「任何有關空調的書籍大概都該丟掉，因為這對美國南方產生了有害的文化影響；空調改變了美國南方人民的生活方式，如此影響無孔不入，從建築領域到睡眠習慣，更重要的是，空調在不斷顛覆地域傳統，比如文化隔離、平均地權、浪漫精神、歷史意識，對親情和鄰里關係……」

如果要數空調的罪狀，真是罄竹難書了，比如說，裝了空調的地方助長消費主義文化，人人都湧進有冷氣的電影院，湧進商場買名牌商品，只在裝了空調的餐館裡吃喝——如果根據阿森勞的觀點，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南方人已經拒絕走入沒有空調的餐館了；香港的情況亦是如此，問題在於時鐘早已不可倒撥，縱使背負罪名，港人還是要高呼「我愛冷氣」。

空調表面上是人人平等，但其實也有階級之分，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專售名牌或奢侈品的商場或名店，冷氣往往開得比平價商場要大得多，甚至冷得讓人不禁打顫——那除了為區分檔次，或許是基於一種廣泛的誤解，誤認以溫度愈低，效率就愈高，但研究亦表明正好相反，相對於攝氏24度至26度，在攝氏20度至22度裡的工作效率其實會減降，那就更易於犯錯誤——寒冷讓人傾向於不信任、不願溝通，甚或不友善。

環保研究有此顯示：管理人員一般不會調校恆溫，但身在冷氣中的人往往穿得比冬天時要輕省得多，而皮膚上有溫度傳感器——那是可感知溫度變化的神經細胞，穿得愈少，就愈易感受到寒冷的威力。所以冷氣並非開得愈大愈好，攝氏24度至26度的恆溫才是最好的。

然而，世人習慣了低溫之後，往往不適應恆溫，因而會覺得實在太熱了。建築師往往埋怨工程師將空調的性能設計得太高，但工程師卻有他們的道理，反指建築師每每從美學的角度出發而忽略現實的功能，因而會厭惡恆溫；建築師總是勸工程師把傳感器收藏起來，那就不會破壞設計上的美感，但當空調出口都藏在邊角的位置，在溫度上升的時候，讀數就有欠準確了，因此所謂「恆溫」，可能就高於攝氏24度至26度，那就是恆溫的迷思。

室內體育館為什麼會變成陰暗的廢墟？皆因經常開放空調，所有設施很容易老化及發霉；諷刺的是，優質的體育場館往往是一個空調城市的象徵，就像草地之於室外運動場，體育館發霉猶如草地變成沙漠，無疑有損所謂「國際形象」。

體育館發霉其實也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結束，或者就像亞瑟米勒所言，那是「每個窗戶都打開」的時代——那麼，發霉的體育館要關掉所有窗戶，那豈不就是一場「空調噩夢」嗎？

文藝天地

畫中有話

圖：K.Wong



豆棚閒話

西圃公

盧一心

我所居住的山區，也就是生我養我的故鄉土地上，生長着一種果樹，這種果樹生育能力很強，就像自然之母特意賜給家鄉人民並通過家鄉人民勤勞與智慧之手培植出來一樣，每年這種果樹都會結滿許許多多的果子，然後銷往世界各地，因此獲得普遍的喜愛和讚揚。正因為如此，它已經成了家鄉人民的黃金果，並成了發達致富的金鑰匙。如今，這種果樹在家鄉土地上漫山遍野瘋長，希望的曙光也就因此年復一年出現。每當收穫的季節來臨時，家鄉人民的喜悅總是掛滿枝頭，而閃動在樹枝上金燦燦的不只是陽光，更多的是家鄉人民對土地對自然界的感恩和對來年的希冀。當然，讓我感動的遠不只是這些，腳底下這塊土地創造出來的神奇與奇蹟也遠不止這些，更多聯想和想像還在後頭。

早在多年前我就開始好奇，家鄉的土地上竟有一種特殊的風俗與習慣，並充滿詩情畫意：只見每年開春的時候，也就是果樹開始發芽的季節，家鄉人民就會紛紛提着一個紅籃子，裡面裝着糖果和紙錢還有香火，上山去拜果樹。她們會在自己的果園裡找到一株最老的又生長得最茂盛，每年收穫果子又最多的果樹，然後將裡面的祭品拿出來放在樹頭，接着就開始燒香，口中默禱祈禱來年再獲大豐收並賣出好價錢。有的人還會在那株果樹下設一個簡易的小廟，類似於土地神廟一樣，裡面供奉着一尊神。其實那並不是一尊神，而是該果樹的先祖——西圃公。當然，也有會拜自己果園裡的土地

神，表情同樣虔誠並充滿期待。

這幕情景不但讓我深感震撼，還感到另一種力量的存在，其實歷史早已證明，當一種果樹上升為某種信仰時，其力量和震撼力是無處不在且冷不及防的。然而，當眼前的一切已經被完全展現出來時，人們不得不相信，一個地方的民俗習慣也會隨之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從而加入新的註解和思考乃至闡釋，而這或許正是民間信仰與時俱進的體現方式。從地理位置來看，平和地處閩粵交界之處，是一個偏僻的山區縣，又處於農業社會向商業社會的轉型階段，因此，農業是其信仰的主要根源和變化依據，從而生產出一種足以上升為信仰的果子也就自然而然。實踐證明，改革開放30多年來，平和人民通過自己的勤勞和努力確實已經讓家鄉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其大變化的依據就是來自以上所說的那種果子，那種果子的註冊名稱就叫：平和琯溪蜜柚。該產品已獲得中國馳名商標稱號，而福建省平和縣也因此被外界稱為「世界柚鄉，中國柚都」，美名傳遍天下。

然而，有關西圃公的史料記載並不多，其實這也難怪，在當時，西圃公只不過是一個十分普通的鄉下農民而已，歷史是不會記載這種小人物。我是從李氏家後人人口中和族譜裡聽到和看到以下記載的：李公西圃，名如化，字可平，生於嘉靖七年，係侯山李氏一世祖居土公的第十八代孫，其平時喜歡種植和培育各種各樣的花卉和果樹，只要能培植



平和琯溪蜜柚。網上圖片

的都會千方百計把它種下來，再進行試驗。平和琯溪蜜柚就是在這種很偶然的背景下被他培植出來的。他也就這樣成了培育琯溪蜜柚的第一個成功者。如今，平和縣已專為西圃公建立了紀念館。

西圃公是當地第一個懂得用分枝技術種植柚子樹的人。這種柚子也就是這樣被後人傳下來。不過，也經歷過多次多難幾次瀕臨滅絕，所幸每次都能夠絕處逢生，從而創造出今天的奇蹟，這是沒有料到的。自然界真是奇妙。清代學者施鴻葆在《閩雜記》一書說，「品閩中諸果，荔枝為美人，福桔為名士，若平和則則快客也。」此中的「平和拋」即是現在的平和琯溪蜜柚。我國已故園藝學科奠基人、著名果樹園藝學家吳耕民教授曾這樣解釋：平和琯溪蜜柚「果皮薄，瓢肉無籽，色白如玉，多汁柔軟，入口融化，不留殘渣，清甜微酸，味極高尚，可列為柚類之冠」。此言不虛，而真正品得其中三昧者，我認為應該是廣大的消費者。唯有他們最有發言權。當然，時間也已經做出了最好的證明。而我獨驚異於大自然的偉大和奧妙無窮。

誰能想到一棵果樹就能創造一個地方的奇跡？

遊蹤

鄭永旺

熱情的俄國 文化的俄國

應莫斯科大學沙米爾·加米多維奇·烏梅爾諾夫教授之邀去他家做客，5點30分準時到達社區。一眼望去，全是一模一樣的住宅樓，難怪《命運的捉弄》中的主人公會在另外的城市走進完全相同的樓房。多虧一個20多歲的小夥子，親自把我送到門口，才放心離去。讓我驚歎的是教授家裡的藏書：太太觀了！女主人用一天時間準備大餐，家宴一直持續到10點40分。烏梅爾諾夫教授特意叫了計程車把我送到學校，臨走前特別強調，到宿舍後一定打電話告訴他一聲。莫斯科大學，一個橫攔下美好回憶的地方。

俄國人熱情，也崇尚信仰的體驗。羅曼諾夫王朝第二任沙皇阿列克謝（1629-1676）所生活的年代恰好是中國明末清初，就皇宮的氣派而言，沙皇的宮殿和北京的紫禁城不在一個檔次，就日子的滋潤度來說，也一定會受到清朝皇帝的鄙視。中國人一旦登基，三宮六院七十二嬪妃是標配，表達九五之尊所擁有的無上榮耀和權力。阿列克謝因受東正教婚姻神性的制約，法律上也只能有皇后一人為伴。基於此，中國的文化生態必然生長出甄嬛

和半月式的人物，才會有九子奪嫡的壯觀歷史大戲。沙皇的宮殿永遠籠罩在神秘的宗教靈氣裡，而且能發現身穿沙皇服裝的耶穌基督，而雙頭鷹這種鳥中怪獸依然在俄羅斯人的意識中飛翔。彌賽亞，我們的文化中似乎沒有這個東西。對了，我們有孔子等諸子……和春晚。

聽音樂會，看芭蕾舞、欣賞歌劇，儘管自己很土鳖，但還是試圖以此為管道來理解俄羅斯人的精神生活。演出過程沒有閃光燈，沒有大聲喧嘩之聲，似乎一切都非常美好。突然，我身旁俄羅斯大媽的手機響起，她掏出電話，肆無忌憚地說起話來，這情形真是熟悉又親切。還好，她的行為引起周圍人強烈不滿，其中一長者用「閉嘴，你這個沒教養的女人」加以呵斥。總體感受，人應該詩意地活着，儘管活着並不詩意。

所以，在俄國的我無心學問，四處亂竄，或一人北上西行，或與友人搭伴遊覽，總之，行程十分緊湊，印象十分鮮活。

曾與同來訪學的老師結成團夥，總領隊和財物總管葉老師精心佈局，總聯絡官王老師以三寸不爛之舌，使得諸困難一一化解，如此才有完美而驚心的一奧廖爾之旅（不說名字，是防止他們一不小心成為網紅）。我等一行六人，穿莫斯科州的小城謝爾布霍夫，過英雄城圖拉與姆岑斯克，終於來到軍人榮譽之城奧廖爾。在有限的時間，我們滿懷敬意參觀了布寧和列斯科夫博物館，並以朝聖之心，租車往姆岑斯克郊外屠格涅夫的斯帕斯克依盧托維諾莊園，拜謁俄羅斯知識分子精英。此處景色之美，非語言所能描述，所謂「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和「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就是指這樣的地方。很多作品，如《前夜》、《獵人筆記》等，屠格涅夫均在此處構思並完成。其實，即便給我這樣的環境，我一定也寫不出別說偉大，哪怕一般的作品。

由此可見，成為偉大的作家需要非同一般的才華和對生活精準而敏銳的認識與感受，當然，也需要自由的空氣……屠格涅夫、布寧、列斯科夫和巴赫金等人，都把自己的創作生涯和奧廖爾聯繫在一起。這，絕非偶然，用我們中國人的話說，這地方的風水不得了。

詩詞偶拾

萬載神州盛勢雄，天新金銀城，堅抗航星宿，列此後，窮方已脫貧，步當前，拓帶興中夢，樓頭雲集鬢香生，國慶籌添喜，國慶頌，鄧俊華

鄧俊華